

原著 / [法] 大仲马

三个火枪手

(下)

*Les tris
mousquetaires*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三个火枪手

〔法〕大仲马/著
林振华/译

下 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达尔大尼央他们四个人带着四个仆人来到了卢森堡宫后面一个已经废弃的园子里，只有一些山羊在那儿吃草。阿多斯拿出一点零钱给放羊的人，让他走开。四个仆人负责放哨。

很快又有一群不声不响的英国人也来到了这个园子，走进去和四个火枪手会合；随后，根据英国人的习惯，双方作了介绍。

那些英国人都是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一听到达尔大尼央他们四个人的古里古怪的名字，不仅感到奇怪，而且有点儿担心。

“可是尽管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温特勋爵在听了三个火枪手的自我介绍后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能和这些有牧羊人名字的人决斗啊！”

“你们猜得不错，公爵先生，这些都是假名字，”阿多斯说。

“这就使得我们更想知道你们的真名实姓了，”英国人回答。

“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也跟我们赌过，”阿多斯说，“您不是还赢了我们两匹马吗？”

“是的，可是那一次我们只拿我们的钱冒险；而这一



次我们是拿我们的鲜血冒险：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赌钱，但只能和地位相等人的决斗。”

“您说得很正确，”阿多斯说，他在四个英国人中间找了一个他要跟他决斗的对手，悄悄地把他的姓名告诉了他。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如法炮制。

“这样行了吗？”阿多斯问他的对手，“我是一个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您可以赏脸跟我比剑了吧？”

“先生，是的，”英国人躬身说。

“那么，现在让我告诉您一件事，好吗？”阿多斯冷冷地说。

“什么事？”英国人问。

“那就是您如果刚才不坚持要我说出我的真实姓名，也许对您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有人以为我已经死了，而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还活着，所以我就不得不杀死您，好让我的秘密不泄漏出去。”

英国人望望阿多斯，以为他在开玩笑。

“各位先生，”阿多斯同时对他的伙伴们和他们的对手们说，“全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英国人和他的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开始吧！”阿多斯说。

顿时，八把剑在夕阳下闪射出光芒，战斗开始了；他们既有个人的恩怨，又有国家的仇恨，所以拼杀得格外激烈。

阿多斯像在击剑练习场上那样神色泰然，一招一式极其规范。

波尔朵斯无疑在尚蒂利那场遭遇战中因为过于自信而



得到了教训，所以现在表现得非常认真和谨慎。

阿拉密斯把他那篇诗的第三节写完，所以急着想把眼下这场决斗赶快结束。

阿多斯首先刺死了他的对手。阿多斯只刺了他那一致命的剑，就刺穿了他的心脏。

波尔朵斯第二个把他的对手撂倒在草地上；他刺穿了对方的大腿。那个英国人不想再抵抗了，就把他的剑交了出来；于是，波尔朵斯抱起他来送进他的马车。

阿拉密斯凶猛地攻击，把对方逼退了五十来步，最后杀得他在仆人们的一片喝采声中逃跑了。

达尔大尼央，起先纯粹是招架，后来看到对手已经累了，才突然开始从侧面猛地一击，把他的剑击飞了。男爵看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朝后退了两三步：不料突然脚底一滑，仰面摔倒在地。

达尔大尼央一步便跳到他的面前，把剑抵在他的脖子上说：“先生，您完全在我的手掌之中，我是可以杀死您的；不过我看在您姐姐的份上饶您一命。”

达尔大尼央乐得心花怒放；他刚才实现了他的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现使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英国人看见一位随和的人，心里非常高兴，伸出胳膊把达尔大尼央紧紧抱住，并对三位火枪手说了许多好话；因为这时波尔朵斯的对手已经被安置在马车里，阿拉密斯的对手已经逃之夭夭，他们只须去料理已经咽气的那一位了。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解开他的衣服，想看看他的伤口是不是致命伤，这时候有一只胀鼓鼓的钱袋从他腰带上掉了下来。达尔大尼央捡起钱袋，递给温特勋爵。

“您要我把这个东西怎么处置？”英国人说。

“您去把它交给他家里的人，”达尔大尼央说。



“他家里的人才不在乎这点钱呢；他家里继承的遗产每年有一万五千路易的年金收入！把这只钱袋里的钱留给您的仆人吧。”

达尔大尼央把钱袋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现在，”温特勋爵说，“达尔大尼央，如果您愿意，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把您介绍给我的姐姐克拉丽克夫人；因为我希望她也能喜欢您；她在宫里有不少关系，也许日后她说一句话会对您有点儿用处。”

达尔大尼央满脸通红，弯弯腰表示同意。

这时候，阿多斯来到达尔大尼央身旁。

“您打算把这只钱袋怎么办？”他轻轻地在达尔大尼央耳边说。

“我亲爱的阿多斯，我打算把它交给您。”

“交给我？为什么？”

“当然交给您，是您把他杀了的，这是战利品。”

“我，继承一个敌人的遗产！”阿多斯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是战场上的规矩，”达尔大尼央说，“难道决斗场上就不能按这个规矩办事吗？”

“即使在战场上，”阿多斯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波尔朵斯耸耸肩膀。阿拉密斯动了动嘴唇，表示同意阿多斯的做法。

“那么，”达尔大尼央说，“就照温特勋爵的建议，把这些钱给仆人们。”

“行，”阿多斯说，“不过，不是给我们的仆人们，而是给英国人的仆人们。”

阿多斯接过钱袋，把它扔在马车夫的手里，说：

“给您和您的伙伴们。”

没有钱的阿多斯所做出的豪爽行为使波尔朵斯受到了



震动；后来英国人温特勋爵和他的那个朋友在英国到处宣传那种法国式的慷慨，于是这种慷慨在英国受到普遍的赞许。

温特勋爵在分手时，把他姐姐的住址告诉了达尔大尼央；她住在王宫广场的高等住宅区，门牌号码是六号。他答应来接达尔大尼央去和他姐姐会面。达尔大尼央约他当晚八点钟在阿多斯家碰头。

去见那个贵夫人老是在达尔大尼央的脑海中盘旋，他想起了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奇怪。他深信她是红衣主教手下的人，可是他总是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可抵御的感情在把他拖向她。他感到害怕的是，那个贵夫人也许会认出他就是在默恩和多佛尔遇见过的那个人，那么她就会知道他是德·特雷维尔的朋友，因此也就知道他是为国王效劳的。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他的一部分优势；因为既然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较量时他和她的地位就完全平等了。至于她和德·瓦尔德伯爵之间已经关系不错，但是达尔大尼央是很少想到的，尽管这位伯爵年轻、英俊、有钱，并深得红衣主教的欢心。达尔大尼央只有二十岁，而且出生在塔布，在女人眼里是决不会一无可取的。

达尔大尼央先回到自己家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随后他去阿多斯家，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他。阿多斯听了他的计划，随后摇摇头，叮嘱他要小心行事。

“什么！”他对达尔大尼央说，“您刚刚失掉了一个非常温柔、美妙、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女人，而现在您又在追逐另一个女人了！”

达尔大尼央认为这种责备是公正的。

“我爱博纳希厄太太是用心去爱的，而我爱那个贵夫人用的是头脑，”他说，“在我到她家里去时，我是想搞清楚她在宫中扮演什么角色。”

“她在宫中扮演的角色，那还用说！根据您对我说过



的那些话，不难猜出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密探，是一个将要诱使您落入她陷阱里的女人。”

“见鬼！阿多斯，我觉得您对什么事都是那么悲观。”

达尔大尼央，我对女人就是不相信，为了女人，尤其是金黄头发的女人，我已付出过代价。那个贵夫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您不是对我说过吗？”

“她的金黄色头发漂亮得世上少有。”

“啊，我可怜的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

“请听我说，我要去把事情打听清楚；到我知道了想知道的事情以后，我就离开她。”

“那您就去打听吧，”阿多斯冷淡地说。

温特勋爵在晚上八点钟来了，可是阿多斯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所以温特勋爵只看到达尔大尼央一个人。他就带着达尔大尼央走了。

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等在楼下，拉车的是两匹出色的骏马；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王宫广场。

贵夫人郑重地接待了达尔大尼央。她的府邸非常豪华；尽管大部分英国人由于战事而受到驱逐，离开了法国，可是为了装饰她的房屋，贵夫人新近还花了不少钱，这说明了遣返英国侨民的通令跟她关系不大。

“您看，”温特勋爵在把米莱狄介绍给达尔大尼央时说，“这位年轻的贵族曾经把我的生命掌握在他手中，但是他没有杀死我，因为我侮辱了他，我又是英国人，因此我们之间有双重仇恨。所以夫人如果关心我的话，您就好好地谢谢这位年轻的贵族。”

贵夫人微微地皱了皱眉头，她的额头掠过一片难以觉察的阴影，接着在她的嘴唇上又露出怪异的微笑；达尔大尼央看见她这种瞬息万变的表情不禁打了个哆嗦。

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有看到；刚才他正转过身去跟夫人非常喜欢的一只猴子戏耍；猴子拉住了他的击剑短衣。



“先生，欢迎光临，”夫人说，她那甜蜜的声音跟达尔大尼央刚才瞥见的神色完全不相配，“我永远感激您。”

于是，温特勋爵转过头来，把白天那场决斗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夫人极其仔细地听着他说；可是这个故事一点也不使她感到高兴。她的血涌上了她的脑袋，两只小脚不耐烦地在她的裙子里面动来动去。

温特勋爵什么也没有发现；接着，在他说完以后，他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有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两杯酒，招呼达尔大尼央过去一起喝。

达尔大尼央知道，拒绝和一个英国人碰杯是不礼貌的，于是达尔大尼央走近桌子，拿起了杯酒；不过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米莱狄，在镜子里他看到她的脸容又起了变化。她以为没有人瞧着她了，脸上突然呈现出残酷的表情；她恶狠狠地撕咬着自己的手绢。

这时，那个漂亮的使女进来了，她用英语对温特勋爵讲了几句话，勋爵立即说有些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办，并请他的姐姐为他表示歉意。

达尔大尼央和温特勋爵握过手以后又回到夫人身边。她的脸色变得真快，这时又变得非常亲切，只是她的手绢上留下的几个血红的斑点，很明显她曾把嘴唇咬出过血。她的嘴唇非常鲜润，像是珊瑚做的一样。

谈话很风趣。夫人似乎完全恢复了镇定。她说温特勋爵只是他的小叔而并非兄弟：她嫁给了温特勋爵的哥哥，生下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寡妇。如果温特勋爵一直不结婚，那么这个孩子就成了他的唯一继承人。这些话使达尔大尼央听了后觉得有什么秘密。

此外，在交谈了半个小时以后，达尔大尼央断定米莱狄是法国人；因为她说的法语纯正悦耳。

达尔大尼央说了很多表示殷勤和忠诚的话。米莱狄亲



切地对着这个一味恭维她的小伙子微笑。该告辞的时间到了，达尔大尼央向米莱狄告别后，像一个最幸福的男人那样走出了客厅。

他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个漂亮的使女，在擦肩而过时她轻轻地和他碰撞了一下，又脸涨得通红地请他原谅。

第二天，达尔大尼央又去了，他受到了更好的接待。温特勋爵不在场，这一天夫人整个晚上都是在接待他。她似乎对他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还问他是不是也想到要替红衣主教效力。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达尔大尼央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他这时想起了对米莱狄的种种怀疑。他对红衣主教大大赞颂了一番，说自己如果当初认识的是像德·卡伏瓦那样的人，而不是认识德·特雷维尔，那么他一定会参加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会当上国王的卫士。

米莱狄非常自然地又改变了话题，问达尔大尼央是否去过英国。

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他是被德·特雷维尔派到那儿去采购一批军马的；他还带回了四匹样品马。

米莱狄在谈话中间咬了两三次嘴唇；因为和她谈话的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加斯科尼人。

在达尔大尼央告辞后，他在走廊里又遇到了那个美丽的名叫凯蒂的使女。她用一种脉脉含情的神态看着他。可是达尔大尼央一心都在思念刚才和他谈过话的米莱狄，所以很本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态。

接下去的两天达尔大尼央天天都到米莱狄家中去，米莱狄对他的招待也越来越亲切。

每天晚上，有时候在前厅里，有时候在走廊里，有时候在楼梯上，达尔大尼央总会遇到那个美丽的使女。可是，对那个可怜的苦苦追求他的使女凯蒂，达尔大尼央根本就没有注意。



第三十二章 诉讼代理人的一餐午饭

在那场决斗中表现得很出色的波尔朵斯，没有忘记他的情人诉讼代理人夫人邀请他去吃的午饭。所以到了第二天一点钟左右，他叫穆斯格东把他的衣服最后刷了一遍，随后便迈着轻松而愉悦的步代向狗熊街走去。他的心在一个劲地跳动，但不是像达尔大尼央的心那样，在为一种青年人的迫不及待的爱情而跳动；不是的，而是为一种更加物质化的利益而跳动，波尔朵斯终将跨进那个神秘的门槛，登上那座他从未见过的用一个个古老的埃居堆积而成的楼梯。

他就要看到那口又长又深，装上铁闩，挂上铁锁，嵌进地面的大钱柜。那口大钱柜他经常听人谈起，而现在，诉讼代理人夫人就要用她那双的确稍显干瘦、但还算得上漂亮的手把它打开了。

再说，波尔朵斯原是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家庭、四处漂泊的人，一个习惯于在客店、饭馆、酒店和小客栈里混日子的大兵，一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遇上什么吃什么，现在他要去去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了，去听凭自己接受一些小殷勤；据那些老兵说，越是生活艰苦，越是会觉得这些小殷勤非常受用。

波尔朵斯以表亲的身份每天去吃上一顿好饭，设法使



皮肤枯黄、满脸皱纹的老诉讼代理人高兴，以传授玩纸牌和掷骰子的巧妙手法来骗取年轻的办事员们一些钱，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当做替他们授课一个小时的薪金赚过来。想到这一切，波尔朵斯乐得心花怒放。

波尔朵斯曾经听到过很多至今还在流传的一些诉讼代理人的传闻，什么斤斤计较啦，一毛不拔啦，斋戒禁食啦。可是，除了有几件波尔朵斯始终认为过于节约的事情以外，他觉得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毕竟是相当大方的，当然，这种大方是就一个诉讼代理人夫人而言的。

然而，刚走到门口，波尔朵斯便产生了一些疑虑；那座房子是吸引不了什么人的：过道里臭气熏天，漆黑一片，楼梯上光线微弱，阳光是从隔壁院子里通过一些狭小的气窗透进来的。二楼上有一扇低矮的门，上面钉着一些巨大的钉子，就像监狱的大门似的。

波尔朵斯用手指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儿的办事员，苍白的脸庞埋在森林般的头发下面。这个办事员从波尔朵斯的魁梧身材看到了他的力量，从他的军人制服看到了他的身份从他的满脸红光看到了他舒适的生活，所以恭敬地向他行了个礼。

另外一个身材矮些的办事员站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稍许高些的站在这第二个的后面，最后面还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跑腿。

一个共是三个半办事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生意非常兴隆。

虽说波尔朵斯要到一点钟才会来，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从中午起便不断地向外张望，她认为她的情夫波尔多斯对她的一片深情，还有他的胃口，都会使他提前到达。

所以，当来吃饭的波尔朵斯刚走进楼梯门时，诉讼代理人夫人便出现在房门口；她的出现使波尔朵斯摆脱了困



境。因为当时那些办事员们的眼睛都好奇地盯着他，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这位是我的表弟，”诉讼代理人夫人高声说，“请进，波尔朵斯先生。”

听见波尔朵斯的名字，这些办事员都笑了起来；可是当波尔朵斯回头望他们时，他们的脸上立即又恢复了庄重的神色。

他们走过了前厅和办公室，来到了诉讼代理人的书房里。这后面一间是一个黑糊糊的大房间，放着很多卷宗。从办公室出来，右边就是厨房；这时他们走进了客厅。

所有这些相连的房间没有给波尔朵斯留下一点儿好印象。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便能听到。此外，在路过时，他向厨房里很快地扫了一眼，却没有看到那种准备宴席时必定会有的熊熊的炉火以及一片忙碌景象；他顿时感到非常失望，诉讼代理人夫人一定也感到丢了面子。

诉讼代理人肯定预先知道有这次拜访，因为他见到波尔朵斯泰然自若地走到他跟前，并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时，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

“波尔朵斯先生，我们好像是表亲吧？”诉讼代理人在他那把藤椅上用胳膊撑起身子说。

诉讼代理人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上衣，瘦小的身体几乎都看不见了；但他虽然干瘦却仍很有精神；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发出宝石般的光辉，他脸上唯一还有生命的部分仿佛就是那双眼睛和那张嘴。不幸的是他那双腿已经不那么听使唤了；五六个月以来，他这种衰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诉讼代理人几乎已经变成他的妻子的奴隶了。

诉讼代理人他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位表弟。如果他手脚轻健，他也许不会承认跟波尔朵斯有任何亲属关



系的。

“是啊，先生，我们是表兄弟，”波尔朵斯自然大方地说，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会受到热情接待。

“我想，是女方的吧？”诉讼代理人狡猾地说。

波尔朵斯根本没有听懂那是一句嘲讽话，而是把它当作一句天真的话了，因此他露出了笑容；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知道她丈夫的意思，因此她只是勉强地笑笑，脸却涨得通红。

波尔朵斯刚一进来，诉讼代理人便心神不安地向放在他的橡木书桌对面一口大柜子望了望。波尔朵斯知道，这口大柜子肯定就是那口会给他带来幸福的大钱柜；而且，这口现实中的柜子要比他梦中的柜子高出五六尺，这就更使他欣喜不已。

诉讼代理人科克纳尔大师把他不安的眼光从大柜子移向了波尔朵斯，一边说：

“我们的表弟在奔赴前线之前，一定肯赏光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夫人，是不是？”

这一次，波尔朵斯的胃上像是挨了一下，而且他感觉到了它的份量；诉讼代理人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接着她说：如果我的表弟觉得我们待他不好，他就不会再来了；不过，假使情况相反，他眼下能待在巴黎的时间已经不多，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再来看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能请他把所有能安排的时间都给我们。”

“啊，我的可怜的腿啊！你们到哪儿去了呀？”科克纳尔大师咕嘟着说。他勉强地笑了笑。

诉讼代理夫人这几句表示支援他的话正是波尔朵斯想说出来的，这使他对诉讼代理夫人格外感激。

吃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家走进一间在厨房对面的光线暗淡的餐厅。



办事员们仿佛已经闻到了那种不常有香味，都走来了，手里端着凳子准备坐下。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垂涎三尺。

“天啊！”波尔朵斯心中在寻思，一边看了看那三个像饿鬼般的办事员。那个跑腿在这种正式场合是不能上桌的。所以就他们三个，“天啊！如果换了我是诉讼代理人，我是不会把这些贪嘴的办事员留下来的，他们真像是一些已经饿了六个星期的海上遇难者。”

科克纳尔大师进来了，他是被他的夫人推进来的；于是，波尔朵斯也过来帮着他把她的丈夫一直推到饭桌前面。

科克纳尔大师刚一进来，便像他的几个办事员一样，鼻子和牙床骨都微微动了起来。

“噢！噢！”他说，“汤的味道真不错！”

“见鬼！他们在汤里究竟闻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味道？”波尔朵斯心里在说，他看到了一盆灰白色的汤，可是看不见一丁点油花，面上漂浮着不多的几片面包皮。

诉讼代理人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以后，大家便匆匆忙忙地坐下了。

汤首先舀给科克纳尔大师，随后是波尔朵斯，随后科克纳尔夫人把自己的汤盆也盛满了。剩下的几片面包皮给了饿急了办事员。

正在这时候，饭厅的门吱地一声打开了；波尔朵斯从半开着的门缝里，看到那个未能参加这顿筵席的小办事员，正在那里啃他的干面包。

喝完汤以后，女用人端上来一只清炖母鸡，这道菜真是太奢侈了，使得各位宾客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夫人，看得出您对您表弟的感情很深厚，”诉讼代理人带着一种近乎悲痛的微笑说，“您对您的表弟真是照顾



周到啊。”

这可怜的母鸡瘦骨嶙峋，蒙着一层疙疙瘩瘩的老皮。

“见鬼！”波尔朵斯心里在想，“这件事可真叫人有点儿伤心。一般来说，我是尊重老的；不过要是炖熟或是烤熟了以后，我就不大尊重了。”

于是，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冒火，都已经心中吞吃着这只波尔多斯不屑一顾的母鸡。

诉讼代理人夫人把那只盛鸡的盘子拖到自己面前，麻利地把两只黑色的鸡爪扯下，搁在他丈夫盆子里；把鸡的脖子和脑袋留给自己；撕下一只翅膀给波尔朵斯，随后又把那只几乎还是完整的鸡还给了刚才把它端上来的女佣人，让她拿走。波尔多斯还没有来得及去察看感到失望的办事员的脸上表情变化，那只鸡已经不见了。

一盆蚕豆代替失踪的鸡送了上来，这只盆子很大很大，蚕豆中还有几块好像还带着肉的羊骨头。

可是这种骗局瞒不了这几位职员，原来是灰心失望的神色这时变成逆来顺受的了。诉讼代理人夫人像一个节俭的主妇那样把这道菜分给那些年轻的办事员们。

开始喝葡萄酒了。科克纳尔大师举起一只很小的酒瓶，在每个年轻人的酒杯里斟了三分之一杯，又给自己斟了几乎是同样多的酒，接着又立刻把酒瓶向波尔朵斯和科克纳尔夫人那边传去。

职员们在各自的三分之一杯的酒里倒满水，随后，在喝了半杯以后又加满，再喝再加，始终如此；以致到这餐饭快吃完时，一杯原来像红宝石般鲜红的酒已经变成淡黄色的了。

波尔朵斯战战兢兢地啃着他的鸡翅膀，感到科克纳尔夫人的膝头在桌子底下碰撞他的膝头时不免一阵哆嗦。他



也把他那杯诉讼代理人非常珍惜的葡萄酒喝完了半杯，尝出了那是难以下咽的蒙特勒伊葡萄酒；对一个味觉训练有素的波尔朵斯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科克纳尔大师看着他在喝这种不兑水的葡萄酒，不禁长叹一声。

“我的表弟波尔朵斯，要不要再吃些蚕豆？”诉讼代理人夫人说，可是她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在说，“请相信我，别吃它。”

“我要是尝它，那才见鬼呢！”波尔朵斯低声咕浓……

接着他高声说：

“谢谢，我的表姐，我已经吃饱了。”

大家都不说话。波尔朵斯不知道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才好。诉讼代理人一遍又一遍地说：“噢，夫人！我要向您祝贺，您的这顿饭真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哪！天啊，我这是吃完了吗？”

科克纳尔大师已经喝光了他的汤，吃完了那两只黑色的鸡爪子和一块上面稍许带有点肉的羊骨头。

波尔朵斯认为自己受了欺骗，于是开始卷胡子和皱眉头了；不过这时诉讼代理人夫人的膝又凑近来轻轻地碰了他，劝他要耐心一点。

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再上菜，对这两件事波尔朵斯难于理解，可是对职员们来说有着一一种可怕的意义。看到诉讼代理人的眼色和科克纳尔夫人的微笑，办事员都在桌子跟前慢慢地站起来，更加缓慢地折好他们的餐巾，随后打了个招呼，走了。

“去吧，去一边工作一边消化吧，”诉讼代理人神情严肃地说。

职员们走了，诉讼代理人夫人站起来，从一只食品柜里取出一块乳酪，一些木瓜果酱和一块她亲自用杏仁和蜂